

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

# 米娅来了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马文韬 丁昶茗 译

4

## 乱七八糟的爱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米娅来了



乱七八糟的爱情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马文韬 丁旻茗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娅来了. 乱七八糟的爱情 / (德) 苏珊·菲尔舍尔著; 马文韬, 丁映茗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78-4246-3

I. ①米… II. ①苏…②马…③丁…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092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2535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11 by CARLSEN Verlag GmbH, Hamburg, Germ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AS LIEBES-KUDELMMUDEL by  
Susanne Fülisc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 米娅来了：乱七八糟的爱情

---

著 者	[德] 苏珊·菲尔舍尔
译 者	马文韬 丁映茗
审 校	姜林静
策 划	张娟平
责任编辑	笄学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80元

---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小鱼



会啄人脚掌?!

阿琳娜和莱奥妮



幸亏她俩  
还算正常!

学霸——克里斯蒂



本人可比别人  
说的善良  
多了……

完全陷入  
相思病!



耶特



卢卡斯·汉森



行为特别  
奇怪……

这就是我：  
蝴蝶小姐！



米娅·汉森

莱娜·汉森



行为更加  
奇怪！

是我们的  
数学老师。



鼻涕虫





# 目录

青春痘、煎鱼块与荷尔蒙 / 1

清澈的湖 / 12

我是恋爱使者? / 31

“有意创机” / 43

待会儿见吧——祝你们今生美满 / 55

吐司面包的爱情 / 69

那个女人 / 84

“大阪地狱厨房乐队”和后续事件 / 98





那个家伙 / 103

一个比萨盒，一个“鼻涕虫”，一场灾难 / 115

你侬我侬 / 130

只想离开! / 138

姐姐警察 / 146

闻起来就像肝肠 / 151

深蓝色天空泛起涟漪的地方 / 158





## 青春痘、煎鱼块与荷尔蒙

这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潮湿早晨，学校厕所的前厅里散发出大杂烩般的臭味。然而这仿佛还不够糟糕，还有一场迫在眉睫的英语小测验等着我们呢。

“咦，真见鬼，有颗痘痘！”耶特站在镜子前，一毫米一毫米检查着她的脸蛋儿。“米娅，你看呀！”

“胡说，哪有呀？”

我可没有一下子变得像六十五岁半那样老眼昏花，怎么会看不出，我这个最好的朋友一直都这么漂亮。一头金发，戴着擦得闪亮的眼镜，还有她那甜美的露出小尖牙的微笑，所有的芭蕾舞老师们、妈妈们还有冰激凌店员们——尤其是那些目光中透着热情的意大利店员，都会爱她的微笑。

“喏，这儿呢。”耶特向后一跳，指着自己嘴角一颗微小的红点。这么小一点儿，简直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那只不过是颗小红点。”莱奥妮好像看透了我的想法。她擦着刚才耶特的呼吸在镜子上留下的湿漉漉的痕迹。





“你看不见呀？这颗青春痘又肿又油，完全毁了我的形象！”  
耶特大叫道。

“你难道不知道吗？太爱漂亮可是会长出讨厌的青春痘作为惩罚哦。”莱奥妮戏弄地说道，还掐了一下耶特的腰。

“那你可得小心，别长出魔鬼的角来了。”耶特生气地回答。

希望她们俩现在别又揪起头发来。这两人心底里是喜欢对方的，但又不放过任何相互斗嘴的机会。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看到她们俩吵架我可不开心，更别说过不了几分钟就要英语测验了。

“你能不能别这样？”莱奥妮认真地说，“你那颗小小的迷你青春痘真的不值一提。”

“顶着一张娃娃脸走来走去的人，偏偏说出这种话！你真是一点儿也不懂，形象全毁是什么样的……”耶特话说到一半突然打住了，我的同桌学霸克里斯蒂正巧走了进来。

“一个人什么？”莱奥妮追问道，一边用唇膏涂抹着她的小嘴唇。

“做一个可怜的孤儿，在西伯利亚半岛上的一座孤儿院度过最初的四年，永远只能吃生鱼和鱼肝油，这会是什么样的。”耶特说得特别大声，以至于所有人，确实确实是所有人都能听见，“你们想想吧，没有香蕉片！吃不上芒果！更别说蔓越莓巧克力条了！”

学霸克里斯蒂的眉毛向上挑：“香蕉片、芒果、蔓越莓……嘿，你在胡扯些什么呢？我们谁会吃这些东西呀？而且你什么时候成了孤儿了？”她“咔哒”一声打开了自己的小手提包，找出一把金属

丝梳子。最近她总爱梳她那披肩的褐色长发，要是大休息就在厕所梳头，一般下课就在教室的座位上。梳着梳着，常常会有头发掉落，不是飘到我的练习本上，就是飘到我的书上。我觉得特别讨厌，于是每次都把头发吹回她那儿去。

“真的吗？你从不吃蔓越莓吗？”耶特吃惊地喊道，仿佛她当药剂师的父母从早到晚都喂她吃蔓越莓似的。

“不吃啊，你想，我吃苹果就够了，既美味又健康。”克里斯蒂把梳子放了回去，扣上手提包的搭扣，“另外，苹果还能让人变聪明。”

在耶特接着叽叽喳喳说些什么之前，克里斯蒂就已经倏地一下出去了。是呀，克里斯蒂特别聪明，不过这真的是苹果的功劳吗？

“真是个臭婆娘！”耶特从手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响亮地擤着鼻涕，“她想说我是个蠢货吗？”

“当然不是。”我插话道，“不过你自己也有错。你为什么扯那些乱七八糟的？又是孤儿，又是鱼肝油的……还有，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搞笑的半岛？”

“我懂得可多了。”耶特咕哝道，又鼓捣起她那看不见的青春痘了，“反正克里斯蒂马上又要考一分<sup>①</sup>了，而我……我因为这讨厌的痘痘根本就集中不了注意力，这太不公平了！”

“而最不公平的是，克里斯蒂骨子里就有着热爱学习的基因。”尽管我同桌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是要为她争辩。一开始被要求

---

① 德国学校实行六级计分制，一分为最高分，随后成绩依次递减。





坐在她旁边的時候，我是無法忍受的。因為她總是舉手發言，在老師面前表現出一副好學生的樣子。可現在我必須得承認，她不只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也有討人喜歡的地方。有時她會借我抄作業，還會在我被叫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悄悄給我提示。

“儘管如此，”耶特啾啾道，“我寧願做個說大話的討厭鬼也不願做克里斯蒂二號。”

上課鈴響了。兩個化了妝的女孩笑着從廁所隔間走出來，散發出一陣令人惡心的香煙與口香糖味香水的混合氣味。

“你才不是一個說大話的討厭鬼呢。”我親昵地扯着耶特的辮子，“而且……要是你真是個只吃魚肝油長大的愛斯基摩小姑娘，腦子一定轉得飛快。”

耶特點點頭，又搖搖頭。接着，她的下巴上下來回搖擺，就像個電動玩具。

“你還好嗎，耶特？”萊奧妮擔心地問道。

耶特沒有回答，而是把嘴努成鴨嘴的形狀，還學起鴨子嘎嘎大叫，引得洗手池邊的那兩個女孩緩慢地向我們看過來，還小聲說着“幼稚”之類的话。

我不得不同意她們的話。最近耶特確實有點兒可笑。有時她能咯咯笑上好幾分鐘，就好像有隱身人在給她講笑話；有時像是待在冰箱冷凍櫃里的煎魚塊那樣一言不發，接着又開始說些胡話，就算有着愛因斯坦的智商也無法跟上她的思路。爸媽說這都是青春期的錯，因為荷爾蒙像旋轉木馬般飛快運轉。有的人會因為不存在的痘

痘而发火（比如耶特），也有的人会毫无理由砰地摔门（比如我英俊的哥哥卢卡斯）。只可惜，耶特属于第一种人。我倒宁愿她是个爱摔门的人呢。



我放学回到家，爸爸在灶台边油煎鱼块，还配上蔬菜——但愿没有鱼肝油和蔓越莓。因为他每周一只有四节课（爸爸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德语和历史），下班后就会完成一周的大采购，通常还会把饭也烧了。

妈妈已经坐在了铺好的桌子边上，一手扶着自己怀孕的肚子，好像肚子会自己滚下桌去似的，另一只手把要洗的衣服叠在一起。

“米娅，英语测验怎么样？”她问道。

“唉，就这样。”

爸爸对我嘲笑道：“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一次不大不小的灾难呢？”

我慢慢地摇头说道：“才不是呢。不过耶特说她考砸了。”

“那你呢？”

“不知道。”说实话，我对谈论学校的事提不起兴趣。我在学校坐了六个小时之久，还有作业要做，这已经够受的了。“小约瑟芬怎么样？”我换了个话题。

“挺好的！”妈妈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便把手放到了她的肚





子上。尽管肚子还不是特别大，但摸起来已经滚圆得像个不小心打了太多气的气球。两者的区别在于，妈妈的小气球里装的不是气，而是羊水，里面的小约瑟芬则表演着一出水中芭蕾。妈妈几天前才知道，小约瑟芬会是个女孩儿（我的第二个妹妹）。把她取名为约瑟芬是我的提议，妈妈也基本同意了。

家里的其他人则对这个名字没那么有好感。妹妹莱娜说，约瑟芬听起来太像约瑟夫，一个男生的名字，她觉得这挺蠢的。她喜欢尚塔尔、洛丽塔或罗蕾莱这样的名字，可我觉得这些才蠢呢（真媚俗！）。卢卡斯觉得他的新妹妹叫什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妹妹别去惹他。爸爸喜欢安内格雷特，他早已去世的大姑就叫这个名字。妈妈又觉得这名字很傻，因为在她看来安内格雷特是个完全过时的名字，而小约瑟芬可不应该显得过时。只有奶奶奥尔加至今都对取名字这件事儿置身事外。这可能是件好事。尽管奶奶的头发已经白了有二十年，但有时候她会让人感觉才刚满十三岁。她会穿艳丽的衣服，喜欢肚皮舞，最近还有了一个比她年轻不少的伴侣。在我看来，奶奶永远都不会对米娅或是莱娜这样普通的名字感到满意，而会喜欢一些非同一般的名字，像桑炫或是苏子吾子，甚至可能是琪姬奇吉塔这样的名字。我同样会觉得这些名字很糟糕。

“奶奶今天来吃饭吗？”我问道，并飞快地把玻璃杯和水也摆上桌子。

爸爸摇了摇头：“她要和她的老伴儿去特拉弗明德<sup>①</sup>。”

---

① 特拉弗明德是德国著名的海水浴场度假地。

“他们好爽呀！”我叹息道。

“是呀，他们过得确实很滋润，”妈妈也跟着叹息道，“不用再工作，可以追寻美好的兴趣爱好，还有了新的伴侣。”

“你羡慕了？”爸爸油腔滑调地笑着说道，“因为你的伴侣不是那么新了？”

“没错！”她答道。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真的。不久以前她还刚说过，爸爸是她的挚爱，也一直会是她的挚爱。他唯一可能惹妈妈生气的地方，就是他永远单调简朴的衣着：软塌塌的灯芯绒裤，格子衬衫……要是不注意的话，他甚至会在凉鞋里穿运动袜！

“嗯，烧好啦！”爸爸宣布，并把冒着热气的平底锅放到了桌上，“我们不用等卢卡斯和莱娜了。”

“为什么不等了？”我问道。本来每周一我们都是——一起吃的，因为这天我们放学的时间都一样。

“莱娜去默勒那儿了，卢卡斯要和托米把运动鞋……”

爸爸话还没说完，家门打开了。

“妈，”爸爸喊道，“是你吗？”

“不，是我。”嘶哑的男孩声音传来，估计是我哥哥。虽然我哥跟七个模特加起来一样帅，可惜却在青春期长出了河马的声带。

“那就快来吃饭！”

“咚、咚、咚”，过道上重重的响声，就像一头小象走了过来，接着卢卡斯的鼻尖探进了厨房门。

“嗨。”他挥了挥手，“你们自己吃吧，我回房间。”





“你怎么了？”妈妈有些吃惊地问道。

“没什么。我就是不饿。”

“砰”的一声，他关上了厨房门。爸妈不知所措地看着对方。卢卡斯从来都不会不饿，就算他高烧 39℃ 躺在床上，也能扫除半只羊羔、车轮大的比萨和巨型全脂牛奶巧克力。

“他是吃了什么枪药？”爸爸疑惑的目光看向了。我。

“我怎么知道？”我顶嘴道，“难道我是什么预言家、心理学家，或是他妈妈？”

“别这么没礼貌，米娅！”妈妈劝告我，“可能他跟你说了什么呢。”

“没，他才没说什么呢，”我把我的蝴蝶发夹打开又关上，“卢卡斯是个男孩儿，而男孩儿什么都不会和自己的妹妹说。永远不会。这就像是自然法则。”

妈妈把椅子向后一挪。“我想，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可能他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爸爸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就算这样他也得吃点儿东西吧。”她往盘子里放了几块煎鱼块和一些蔬菜，配上双份的番茄酱，然后迈着鸭子般的孕妇舞步摇摇晃晃走出了厨房。

“为什么我妈这么照料他，好像他还穿着尿布似的。”我问道，一边狼吞虎咽地把一叉子食物塞进了嘴里。爸爸是个一等的煎鱼块好手。只可惜配菜豌豆吃起来有点儿烧糊了。

“你也了解你妈，”他笑着说，“不过用不了多久就有个真的

婴儿给她照料了。这下，你们终于可以少受点儿她的念叨了。”

我想，可能到那时候我们都会被彻底忽视。虽然我现在对将要诞生的小婴儿满怀期待，但我也想象不到那时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莱娜和卢卡斯会成为家里的龙套角色，而爸妈会两眼发亮地围着小约瑟芬团团转吗？



中饭过后，我趁着妹妹不在的时间抓紧开始写作业。一幅布帘子把我们的房间隔成大小差不多的两块，莱娜待在帘子后面她那块地盘的时候，只要不大吵大闹，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这个妹妹特别擅长让别人（也就是我）分心。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她做作业时经常会发出嗡嗡声，发疯似的敲桌面，或是哼着老得掉渣的儿歌。我知道，她还会暗自听 CD，这响声真是比受人审问还难熬。

晚饭前不久——我刚把我的全套蝴蝶收藏擦干净，想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写几行日记——莱娜突然闯了进来，一句话也不说钻到了帘子后面。

“嗨！你好啊，妹妹！”我朝着还鼓起的帘子喊道。

“哎，你也好啊，姐姐。”帘子那边传回沉闷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沙沙声、窸窣声、扑腾声。

“莱娜，你刚才去哪儿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让我猜猜，你有了一个小情人？”

把我这个小妹妹惹火一点儿无伤大雅。因为她时不时也表现得特别放肆，让人无话可说。

“何止一个小情人？有两个到四个呢！”莱娜尖厉地笑着，“现在安静点儿哦，我得集中注意力。”

“集中注意力做什么呀？”我继续招惹她。

“米娅！我还有两页作文要写呢。”

我心里窃喜，也许现在莱娜满脸通红，对我特别生气，正如她一些毫不克制的出格行为，也让我非常生气。

一时间房间里很安静，然后帘子那边传来了叮当响声。紧接着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转了一圈，最后从帘子下面滚了过来，是一枚两欧元的硬币。不到一秒钟又滚来一枚，接着是第三枚。

“喂！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道。而妹妹已经把帘子掀到一边，匆忙捡起地上的钱。

“你不知道有零花钱这事儿吗？”她摆出一张臭脸问道。

“唔，等等。”我皱起了眉头，看起来一定像是奥尔加奶奶，“难道拿了零花钱不是立马去买些冰激凌和小熊软糖，而到了一周结束肯定是分文不剩的吗？”

“是呀，差不多吧。”莱娜右手拿着硬币，左手放在上面护着，好像怕我会袭击她，抢走她的钱似的。“恐怕你还没有意识到，”她接着说，“一周才刚刚开始。”

“妈妈现在已经给你六块零花钱了？我还以为你只有两块五。”